

译者的跨文化意识与译文语篇的连贯性

朱坤玲, 胥 瑾

(西南石油学院 外语系, 四川 成都 610500)

摘 要: 当今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 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重要形式之一, 在文化交流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从译者应具有的跨文化意识(即对不同文化的敏感性)的角度, 讨论原文语篇连贯的解读以及译文语篇连贯的重构, 指出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化, 更是文化的交流。

关键词: 跨文化意识; 译者; 跨文化交际; 连贯性; 语篇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4)04-0075-05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of the translator and coherence of the text

ZHU Kun-ling, XU Jin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ern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6105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esent worl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requent. Translatio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orm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ternational culture exchang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lator's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the recognition of the coherence of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herence of the target text so as to make it clear that translation is not merely a transition between different languages, but also an exchange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Key words: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translat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herence; text

当代翻译理论研究先后经历了两大转向, 即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 而其最大的突破是把翻译放到了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 翻译不再被看作是一个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 而被深深地打上了跨文化交际的烙印, 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 其目的是通过译文语篇再现原文语篇, 向译文读者传达一定的信息, 实现原文语篇在目的语社会中的交际功能。然而, 这一目的能否实现,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文语篇是否连贯、译文能否被读者接受, 而保证语篇的连贯性(coherence)、可接受性则是译者的职责。翻译这一交际行为是在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 原语语篇中文化的缺省、与目的语文化的冲突等等都会给译者带来许多困难, 导致其误解、不

解、误译原文的连贯, 以至于不能实现译文的连贯性。要保证原文信息的准确传达、文化交流的顺利实现, 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 敢于“脚踏两只船”, 涉及多种文化时亦可“手脚并用”, 积极吸取多种文化为我所用, 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 自觉处于不同文化的熏陶之中, 培养敏感的跨文化意识。

一、跨文化意识

根据 Hanvey(1979)的观点, 跨文化意识(intercultural awareness)指的是跨文化交际中参与者对文化因素的敏感性认知。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形式之一, 其参与者、译者当然也必须具备跨文化意识, 但这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跨文化意识, 它还有其自身的特点, 尤其在文学翻译中, 其特点尤为突

收稿日期: 2004-10-14

基金项目: 西南石油学院“特殊学科专业”研究生培养专项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 朱坤玲(1980-), 女, 山东淄博人, 西南石油学院外语系研究生, 主要从事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

出。一般的交际方式,如直接跟外国人对话或阅读外语文章,则只涉及双方,对话结束或阅读完成之后,信息的传播也就完成了,整个交际过程便随之结束。然而译者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其跨文化意识不同于一般跨文化交际中参与者的跨文化意识。译者是联系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的纽带,是连接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桥梁,他在交际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既要与原作者进行交流,是原文信息的接受者;又要与译文读者进行交流,是译文文本的创造者。只有扮演好这双重角色后,才能顺利实现原作者与译文读者的间接交流。这是一个涉及三方的交际活动,译者与原作者的交流完成以后还必须将原作者的意图、感情等传达给目标读者,使他们通过译作与原文作者进行跨文化交际。

译者的跨文化意识是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所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一种认知标准和调节方法,或者说是译者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判断能力以及对不同文化的敏感性。译者具备了这种意识,就能准确地把握由于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不同甚至冲突而可能引起的误解或不解,准确识别原文语篇的连贯性,并在译文语篇中重新构建具有同等价值的连贯结构,使译文读者尽可能地获得原文的语境效果、理解原作者的交际意图,这样,跨文化交际才能顺利进行。

二、语篇的连贯

衔接(cohesion)和连贯(coherence)是语篇的两个重要特征。根据 Halliday 和 Hasan 的观点,衔接是一个语义概念,指语篇中存在的意义关系,这种关系通过照应、替代、省略、连接等语法手段和词汇重复、同义词、反义词、搭配等词汇手段来实现。而连贯是一种心理现象,指语篇中各个意义单位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建立主要是依赖双方的共有知识,它存在于作者(说话人)与读者(听者)的头脑中。对于一个语篇来说,它的各个成分之间可以没有衔接关系,但一定要有连贯。因此,大多数语言学家都把衔接看作是语篇的表层结构关系,是语篇的“有形网络”,通过词汇、语法结构来实现语义结构,而连贯则是语篇深层的语义或功能连接关系,是“无形网络”,需要根据表层结构进行推断,进而深入到语篇的深层意义。

任何语篇都是在一定的语境下产生的,语境又可分为语言性环境即语篇内部的各个语言要素,和

非语言性环境即语篇外部的诸多因素,包括交际事件发生的场合及交际者所在的语言社团的历史文化、风俗人情、价值标准等。语篇连贯的构建不仅依赖于语篇内部的各个语言要素,也依赖于语篇外部的诸多因素,如语篇接收者的世界知识、认知心理状态、对所涉及的语言外知识的了解程度等等。赛莱丝柯维奇创立的释意理论指出交际意义的产生有赖于对语言知识和语言外知识的有机结合,读者只有将语篇内部信息与语篇外部知识经验结合起来才能构建语篇的语义连贯,准确理解语篇。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语篇的连贯性是通过读者的心理认知实现的。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知识以图式的形式储存在人的长期记忆中,每个图式又由许多空位组成,当某种概念输入到记忆中时,认知机制中的记忆搜索就会自动激活属于该图式的空位,该空位被填上了一个填充项。当所需空位都被填满时,整个图式便被激活,再经过语言加工,获得语境意义,最后取得对语篇或话语的整体理解。但是,当所输入的信息不足以填满所需空位时,该图式则无法被激活,读者或听者也就无法理解所输入的信息。

原文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总是根据语用的经济原则,对他认为双方共知的、不言自明的信息进行省略,处理为预设信息,以避免信息的冗余,文章的枯燥、冗长。原文读者通过共享的认知环境对语篇中省略的信息进行推断和填补,并作出合理的解读,建立连贯关系,从而准确地理解和欣赏原文语篇。这样,原文作者和读者通过共享的认知环境和相互认同的文化,使双方的信息交流畅通、顺利。但在翻译这一跨文化交际活动中,原作者与原文读者认为不言而喻的文化背景知识,对于其他文化的读者往往不知所云,输入的信息激活不了应激活的空位,因此原作者和译文读者文化图式的不同甚至冲突可能导致构建语篇连贯的失败,而解决这一问题的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在了译者的肩上。在翻译这个涉及原作者—译者—译文读者三方互动的过程中,译者的角色是最为关键的,因为译文读者误解或不解原作者意图在很大程度上与译者误解、不解或误译原文的连贯有关。

三、跨文化意识与原文语篇连贯的解读

尽管当今许多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提出,在全球化语境下,要加强本国文学作品的外译,以传播本国文化,但较之将外语译为母语情况仍是少之又少。

鉴于此,本文拟重点讨论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情况。很显然,在这种将外语译为母语的情况下,由于译者与原文作者分别处于不同的文化中,他们之间进行的是跨文化交际,此时译者的跨文化意识显得至关重要,译者必须对客体文化信息具有敏锐的感应能力,同时要有广博的文化背景知识。傅雷曾经说过:“译事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忱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其中的常识即原文所涉及的风俗习惯、历史背景等诸多的文化信息。不同文化背景下,文化图式的不同往往给译者对原文语篇连贯性的识别和解读带来一定的困难,而正确解读原文语篇的连贯性是准确重构译文语篇连贯性、向译文读者准确传达原文信息的基础。这里,可参看下面一段文字:

“Did he ever take off your shoes and pull your toes and...”“No, no, you mustn't, don't go on, you mustn't speak like that!”Edith put her fingers to her cheeks. “Yes, he did,” she said. “Somebody has been pulling Edith's toes,” he said to himself, and ran around the other side of the shelter, chuckling. “Edith went to market,” he laughed aloud, and stopped at the sight of a young man without an overcoat sitting in a corner seat.

可能大部分中国读者读完这段文字会感觉到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为什么被问道“他”是否脱下她的鞋子扯她的脚趾时,Edith会那么害羞,并急切地打断对方?而在旁边玩的小男孩儿为什么会说Edith去了集市?在大部分中国读者看来这段文字似乎是不连贯的,如果中国译者自己都不明白作者在说什么,他又如何将原文信息用汉语传达给中国文化下的读者呢?有学者对以上文字的解释为:说话人用委婉的暗示,询问对方是否与男友发生了关系,而对方的知识经验使她很快领悟了说话人的真实意图,并作出了相应的反应。但对在一旁玩耍的小男孩儿来说,其知识结构中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在他的认知环境中能够搜索到的相关具体语境只是大人同小孩玩扯脚趾游戏的图式:大人脱下小孩的袜子,一个挨一个的扯小孩的脚趾,一面逗着说:这个脚趾去集市,这个脚趾回家里——于是,孩子根据这一语境假设对这一话语作出的推理是:有人同Edith做了玩脚趾的游戏。

汉语中没有“take off one's shoes and pull one's toes”这一委婉语,译者根据上下文作出合理的推理,可以了解问话人的意思。但是游戏习俗具有鲜明的文化独特性,中国文化里根本不存在玩脚趾的游戏,译者记忆中的相关图式就不能被激活,因而很难构建与前文的连贯。中国译者在进行英汉翻译时若不能正确理解英语语篇中所包含的独特的文化风俗、历史、社会背景等,就很难把握原文的连贯性,也就不能正确地翻译原文。再看下例:

John can be relied on. He eats no fish and plays the game.

对于任何一个不理解“to eat no fish”和“to play the game”所蕴涵的文化寓意的人来说,这两句话前后似乎毫不连贯,若生硬地按字面将其译为“约翰为人可靠。他不吃鱼,还玩游戏”的话,汉语读者根本无法了解“不吃鱼”、“玩游戏”怎么会跟“为人可靠”扯到一块儿去。要准确翻译这段话,首先要求译者有足够的跨文化意识,准确理解文字背后所隐含的文化因素:英国历史上新旧宗教派别之间斗争十分激烈,旧教规定在斋日只许吃鱼,新教推翻了旧教后,新教徒拒绝在斋日吃鱼,以表示皈依新教,忠于新政,所以“to eat no fish”表示忠诚之义;“to play the game”原是游戏、比赛术语,表示“按规则进行比赛”,转义为“光明正大”、“为人正直”。只有准确识别了原文的连贯性,才能重新构建译文的连贯性:

约翰为人可靠,他既忠诚又正直。(张培基译)

同样地,英美译者在进行汉英翻译时,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敏感程度、认知能力等也决定着他们能否正确识别汉语原文的连贯。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风俗习惯、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等,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了概念的空缺,使译者难以把握原文语义上的连贯,增加了西方译者翻译汉语语篇的难度。因为文化缺省是一种具有鲜明文化特性的交际现象,是某一文化内部运动的结果,因此不属于该文化的接受者常常会碰到这样的缺省时出现意义真空(vacuum of sense),无法将语篇内信息与语篇外的知识、经验联系起来,从而难以建立起理解话语所必须的语义连贯(semantic coherence)和情境连贯(situational coherence)。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产物,都有着其久远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每种语言都有特定的词汇、

成语、典故等“文化负载词(culturally-loaded words)”,例如汉语中与历史人物或事件有关的典故尤为丰富,如“说曹操曹操到”、“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邯郸学步”、“围魏救赵”等等,这类文化负载词往往使译者捉襟见肘,陷入“旬月踟蹰”的困境。

四、译文语篇连贯的重构

功能翻译理论强调翻译以目的为准则,其翻译原则除了目的原则和忠诚原则以外,事实上还包括了连贯性原则,即译文能让接受者理解,并在目的语文化以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译者在解读原文语篇时,其跨文化意识、尤其是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决定了译者能否正确理解原文、理解原作者的意图。接着便是译文语篇的重构阶段。此时,译者又要以作者的身份与译文读者进行交际,对读者的先有知识和经验进行预测,以便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前面讲到了文化的缺省或冲突直接影响译者对原文连贯的理解,而准确理解原文之后则要求译者妥善处理这些文化现象,即对文化缺省作出适当的补偿。笔者认为,文内解释是建立译文语篇连贯的一种重要方法。因为译者通过直译如实地存“异”的同时,在译文中再对其作简单的阐释,这样既能保存原语的信息,又能给译者表达上的自由。此外,这种方法还能使译文读者迅速建立连贯,不会影响其阅读兴趣。例如:

(赵辛楣)一肚皮的酒,几乎全化成了酸醋。(钱钟书,《围城》)

The wine in Hsin-mei's stomach turned to sour vinegar in his jealousy.

醋在汉文化中以其酸味代指男女交往中的嫉妒心理,如汉语中有“吃醋”、“醋劲”、“醋坛子”的说法。西方人虽然也吃醋,但他们只把它当作一种调味品,他们的文化中缺乏这种喻义,很难把它同嫉妒联系起来,因此译文中增加“in his jealousy”对“醋”的喻义加以说明,以便于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文化背景和理解句子的隐含之义。又如:

“小李,什么时候请吃糖啊?”王奶奶笑着问道。

“还没定呢!”她脸一红。

“Xiao Li,”Granny Wang smiled,“When can I eat your wedding candy?”

“I don't know.”She blushed with shyness.

结婚时请亲朋好友吃喜糖是中国特有的风俗,

但西方并没有这种风俗习惯,如果译文中不加上“wedding”,西方读者可能不明白王奶奶的问话怎么会让她的脸羞红了。译文中对“candy”作了解释,是“wedding candy”而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糖”,读者便会将“candy”与“wedding”联系起来,迅速建立起连贯。

从以上两例中可以看出,对于没有负载太多文化背景或习俗的词语,翻译时进行文内解释不失为一种好的策略。但在实际翻译中,有些东西所负载的文化背景信息太多,在译文中不能或不便进行解释,而这就需要译者在文内直译再在文外加以注释(一般为脚注),从而使译文读者能够理解“异”之所在及其含义。例如: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Alone, a lonely stranger in a foreign land,

I doubly pine for my kinfolks on holiday.

I know my brothers would, with dogwood spray in hand,

Climb up the mountain and miss me so far away.

农历的九月初九是重阳之日,在中国有九九登高的民俗,而茱萸是用来驱邪的。大部分西方读者可能不了解这一风俗,因而很难构建起语义上的连贯。诗歌力求简洁、明快,因此不便在文内进行注释,而需文外加注。《唐诗三百首新译》是这样解释的:A dogwood spray arrived on mountain climbing day, the ninth day of the ninth lunar month, was supposed to drive away evil spirits. 通过这样的注释,不仅能使读者准确理解译文的连贯,还能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到外国,起到了加速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很早就被称为“哈代专家”的张若谷先生在翻译实践中,对原文中出现的几乎所有的典故、术语、双关语、民俗、引语等,均采用了文内直译文外加注的办法,既保持了原作选词的风格特征,又帮助中国读者理解了原文,有助于中国读者对英国文学的深刻了解,使他们真正体会到异国文化的魅力之所在。

上述两种翻译补偿方法在《红楼梦》两个英文全译本中分别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霍译 A Story of the Stone 本着一定要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采取了文内解释的措施,撰写了长篇序言,使用了大量附录。例如第二卷附录有汉语律诗的韵律说明、中国的骨牌知识及贾母等人牌局的说明等等,为读者提

供必要的文化信息,同时又保证了译文的流畅,很受英美读者的欢迎。而杨译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则采取了文外加注的策略,使用了大量的脚注来解释小说人物与饱含中国特殊文化现象的词语。此外,还将一些汉字字体和中国文化器物的图形以原始状态复制在译文中,配有英文翻译,并将主要人物关系表作为单页夹在书中。虽然这两种翻译补偿的方法完全不同,且各有利弊,两个译本却都不愧为经典译著,不仅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古典文学,宏扬了中国文化,为中国文化的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绝非只有这两种,因为翻译涉及到复杂的文化因素,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译者必须在熟练掌握两种语言文化的基础上,深入领会原作精神,正确推断出作者的意图,用适当的方法恰如其分地将原语文化负载词中的文化因素传达出来;同时还要兼顾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对文化缺省做出适当的补偿。

五、结 语

不同的民族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下,创立了自己特有的文化体系,也被自己的文化所塑造。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日益频繁。然而,文化上的差异往往导致人们对同一事物或同一理性概念的不同理解,有时甚至引起误解,进而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重要形式之一,必然受到文化差异的负面影响。译者作为连接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的纽带,有责任保证他们之间成功地进行交际。但是,无论译者有多么高的文字修养,他的语言功夫多么到家,缺少跨文化意识是不行的,因为它是保证译者准确理解原文连贯、重新构建译文连贯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译者在翻译实践中,要通过学习不断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提高跨文化意识,了解使用不同语言的人民

的过去和现在,包括历史、风俗习惯、情感生活、价值观念、科技成就、社会组织等。同时还要有意识地培养对不同文化的敏感性,以增进文化信息的感应能力,使译作尽量与原著趋同,使译文读者尽可能地获得原文的语境效果,理解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使译文读者与原作者之间的跨文化交际顺利完成,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参考文献:

- [1] Baker, Mona. *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2] Hatim, Basil.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00.
- [3] 包惠南. 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 [4] 陈宏薇, 江帆. 难忘的历程——《红楼梦》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 [J]. 中国翻译, 2003, (5).
- [5] 樊葳葳, 张迎丰. 副语言符号英汉互译中的文化沟通 [J]. 中国翻译, 2003, (5).
- [6] 郭著章. 翻译名家研究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 [7] 廖七一. 当代翻译理论探索 [M]. 上海: 译林出版社, 2000.
- [8] 潘红. 认知环境差异与语篇连贯的翻译解读 [J]. 外语学刊, 2001, (3).
- [9] 王东风. 文化缺省与翻译补偿 [A]. 郭建中. 文化与翻译 [C].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 [10] 杨志亭. 英汉翻译中语篇连贯的识别与重构 [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2, (5).
- [11] 张治英. 副语言在文学作品中的话语意义及其翻译 [J]. 中国翻译, 2000, (3).
- [12] 赵军峰. 论口译者的跨文化意识 [A]. 郭建中. 文化与翻译 [C].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责任编辑 杨彬智]